

两心风情

# 出轨计划

台湾

语桐

# 第一章

冬天，绵密的雨静静地落了下来。钟怡身着高中制服，背着书包，一手撑起小黄花伞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。

然后，她转进飘着淡淡桂香味的小径上；右边是父亲最喜欢的日本开花建筑，他总是说退休以后要和母亲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养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和种一些会开花的猎物。

钟怡充满向往地望着被雨淋湿后更显黑亮的层檐，不禁这么回想到。

可惜小径右边的旧式建筑已经被拆掉，目前正在敲敲打打的准备盖新式的高楼大厦。如果爸爸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很失望吧！

钟怡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。“住在另一个空间里的爸爸和妈妈，还好吗？”她喃喃道：“一定会很好的嘛！”钟怡不禁动了嘴角笑了起来。

钟怡又像以往一样痴傻的自问自答起来。

因为这是一条回忆之路。黄昏的放学时分，她总喜欢在前面的大马路等下班经过，然后他们再比肩走在这条小径上，直到三年前的意外发生——

她内心不禁涌起一脸无言语的感伤，头垂得低低的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自我安慰地说道：

“意外真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哩！”

“小心！”

钟怡突然被一个陌生男硬生拉住，因为过于突然，小黄花伞不禁从她手中脱落掉至地面，她盯着那人安全帽下深邃的双眼。

接着发出砰然一阵巨响，一大堆木块从空中摔落到地面前。

她吓了一跳，一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仍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这条路已经被封锁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他弯下腰帮她捡起伞，口气颇凶地对她说。

钟怡仍一迳呆望着他，没有伸出手接伞。

“呆头呆脑的，还不拿去！”他不耐烦地说道。

钟怡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接过伞。“是你救了我吗？”她对他露出一抹灿烂的微笑。

他蹙起浓浓的眉毛。“不要对我露出恶心的笑容。”

钟怡顿时凝住笑，微偏着头，认真问他：“我笑起来真的很恶心吗？”

他反而不知怎么回答了，仍以一贯不友善的口吻说道：“这里已经被封锁了，很危险的，随时有东西在砸下来，听到了没？”

钟怡乖乖地点头，这才想起刚走进这条巷子时看到的那块警告牌。“可是我每天一定要经过这条巷子呀！怎么办？”

“你想死就随便你。”话一说完，他随即转身离开。

钟怡望着他的背影。“真是奇怪的人，明明很温柔，为什么讲话会这样？”她抚摸着手臂上刚被他拉过的地

方。

真的不能再走这条路了吗？钟怡走出这条小径以后，过头望着它，不禁暗想。

雨仍细细地落着，落在笔直的小径上，天空一片寂静。

“没关系。不管我在哪里，爸爸和妈妈都会保护我的。嗯！当然也会保护哥哥和弟弟呀！”钟怡喃喃地望着飘落细雨的天空。

这应该是冬天里的最后一场雨。三月即将来临，真期待飘着小黄花的春天快点来到。钟怡抬头望着自己伞上美丽的图案，走在蒙蒙的细雨中，心里这么期盼。



钟怡一回到家里，随即闻到一股炖牛肉的香味，她会心一笑地走进厨房。

“果然是二哥。”

钟怡望着穿着围裙的钟平，他好像研究什么化学元素似的，专心搅动那锅汤汁。

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柔道社没有练习吗？”

钟平瞥了一眼钟怡，又专心地望着那锅汤汁。“大哥说以后都由我来煮晚餐，你应该要好好准备考大。”

钟平舀起一标汤汁递到她面前，带着得意的表情说：“你尝尝味道。”

钟怡尝了一口，“你又配了什么秘方？怎么味道和你教我的不一样？”



他咧开嘴淡淡地笑，露出十分得意的表情。“不错吧！”

钟怡望着二哥骄傲的表情——去年他在台上领取大学联赛柔道轻重量级第一名的表情说是这亲。

蓦然想起书包里有一封学校女生托她给二哥的情书。“今天又有人要我拿信给你喔！”

钟平不用拆开也知道是那种“很想认识你，不过我知道希望不大”之类的内容，而且信纸总是喜欢抓成奇怪的形状，偶尔不带有刺鼻的香味。

“不是要你别帮我收下吗？”

“她淋着雨在路上求我，我拒绝了呀！她还是很坚持。”钟怡一脸没办法的表情，而且特别强调：“你一定要看喔！我已经答应她了。”

钟怡蹙着眉把瓦斯炉的火关掉，表情闪现一丝不耐烦。

钟怡偷偷瞥他一眼，自己也很委屈。“谁叫二哥以前在高中时又是排球校队、又是乐队指挥，每个女生都很崇拜你！我想和她们做朋友，她们却只想听我说有关你的事。”

“这种朋友不交也罢！”钟平把汤汁盛在瓷盘里说，然后把它端出厨房放在餐桌上。

钟怡喃喃地说：“所以我才一直都没有没有呀！一直受欢迎的你根本无法体会我的心情。”她打开小龙头，有点生气的用力洗着手。

“好啦！我又没说不看。”钟平回到厨房，看见她有点生气的模样只好这么说。

钟怡这才回过头对他露出微笑。

“你水龙头没关。”钟平帮她关掉水龙头，轻轻在她头上拍了一下。

钟怡摸摸头，对钟平做了一个鬼脸，然后跑上楼去换衣服。

钟怡下楼时，读小学四年级的钟哲也正好从外面冲地屋里，书包还没放下来，不急忙打开冰箱，钟怡随即阻止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快吃晚饭了，不准开冰箱。”

钟哲巴望着冰箱内的巧克力蛋糕。“是大哥说我今天表现不错，可以吃一块呀！”

“大哥呢？我没听他亲口说我不相信。”钟怡把冰箱关上，随即发现钟哲的头发有点湿，“你是不是穿雨衣却没戴帽子？快去把头发弄干！”

钟哲撇了撇嘴。“我们老师说一直凶巴巴的容易变老喔！你是不是那和‘更年期’到了呀？”

钟怡轻轻用手轻了他的额头。“人小鬼大！”

钟哲左手伸得直直的做出排球攻击的手势，露出两个可爱的酒窝，得意洋洋的笑说着：“大哥我的姿势最标准，我今天还结结实实的杀了一球。赏我一块蛋糕吃吧！”钟哲一副哀求的表情。

钟怡不禁被他夸张的表逗笑，她帮他把书包卸下，摇摇头说：“现在不能吃，就算要吃也得等吃完饭以后才行。”

钟怡催他上楼把书包放好和擦干头发，钟哲故意做出一脸沮丧的表情，回过头对她说：“我就知道我不是你的亲弟弟，如果是，你就会给我吃了。”

她知道他是开玩笑，所以故意严厉的对钟哲说：“不



管你是谁,想在晚饭前吃蛋糕就是不行。”

“小气鬼!”钟哲碰碰地冲上楼去。

钟怡微笑地望着他的背影,想起他五岁时被爸妈领养回来时安静且羞怯的样子,仿佛随时在担心自己被排斥被送走。现在这么顽皮才是正常的呀!她不禁安慰地想到。

她这么想的同时,在国小当体育老师的大哥钟正也回来了。

“真是不知好歹的小子!”一进门,钟正就语带忿忿。

钟怡一脸纳闷地望着他,不知道是谁惹他生气了。

钟正一看见站在客厅的钟怡,随即蹙眉说:“不是和人说了吗?要以联考为重,你是不是还和那小子见面?”

钟怡露出十分不悦的表情。“大哥!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!”

“超级市场老板的儿子呀!”钟正脱下洋基队的棒球外套,随手甩在肩膀上。“我发现那小子又在附近徘徊,好像在等你出现似的。我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。”

钟正见她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又接着说:“这家伙贼头贼脑,根本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“我又不是小孩子!”钟怡不满的说:“也不过是去他家买东西的时候聊上一两句,他偶尔会慷慨的送我青菜或水果什么的,我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,你干嘛把他说得那么难听?”

“女孩子就是那么容易被骗,他要不是不怀好意,送你东西做什么?”

“对呀对呀!我看这就叫做‘诱拐’!”钟哲这时正好也下楼了,跟着附和大哥的话。



“巧克力蛋糕加核仁薄片，你觉得好不好吃呀？我还想做布丁口味的呢！”钟怡故意以一种甜甜的声音对钟哲说。

“好吃！我要吃！”钟哲兴奋地叫道，随即改口对大哥说：“只是青菜和水果而已呀！像隔壁的陈妈妈还不是常常送我糖果，我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喔！所以姊姊和那个卖青菜的也没有什么啦！”

“你知道你这样叫什么？”钟正哭笑不得的对钟哲说。

“叫‘见风使舵’！”钟哲机灵地回道。

“我看是接受‘贿赂’还差不多。”钟正轻轻敲一下他的头。

“‘差不多’——我们老师说绝不能说差不多。”钟哲摸摸头反驳。

“你这小鬼！”

钟正一把将钟哲抱起，做出要把他丢出去的动作，钟哲呵呵地笑起来，头发也中跟飞扬起来。

钟怡在一旁浅浅笑着。

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大哥的女朋友叶玲玲。“你等一下喔！”钟怡亲切的说。

她转过身对大哥说是他的电话，他这才把钟哲放下来。

“是谁呀？”钟哲好奇的问。

“问这么多干嘛？人小鬼大！”钟怡把钟哲拉到餐厅，小声地说：“又没你的事！”

钟哲突然偷偷说道：“今天，大哥和叶姊姊吵架了！叶姊姊不很生气哩！现在一这理打来骂大哥的。”

他话才刚说完，客厅里就传来大哥粗声粗气不耐烦



的声音,然后咔嚓一声!电话挂断了。

钟平从厨房里走出来见到这样的情景,纳闷的轻声问钟怡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摇摇头,望着钟哲。然后他们三个低头窃窃私语起来。

大哥笔直地朝他们走来。“吃饭了!”钟正硬着声音说,脸上没有表情。

他们连忙止住话题,纷纷正经地坐定位,准备开始一天全家难得相聚的晚餐时间。

钟正正想要说开动的时候,钟哲却突然大叫:“全部只剩大哥没洗手!”

原本有点严肃的气氛顿时又变得轻松起来。



夏季的七月,黄昏的阳光斜斜地照下来,钟怡从大学联考场出来,钟正连忙跑到她面前。“怎么样?”

他比她更紧张地问道。

钟怡缓缓抬头看看天上的浮云。“我觉得我会考得很好喔!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好!”

钟正听了,不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,脱下棒球帽扇了扇。“热死了!热死了!”他这时才感到轻松起来;连续两天陪考,他都紧张兮兮的,现在终于结束了。

这时候喝口冰冷的饮料就可以把紧张的心完全驱散“我去买一些凉的来喝。”钟正说。

他话一说完,随即大跑步的冲向校园内临时摊贩前。“两罐可乐。”

“只剩舒跑。”卖饮料的人淡淡地说。

“不要舒跑，不吉利。”钟正拒绝。“有没有别的？”

那个人连理也没理他，一直忙着收拾东西。

我问你，你怎么不回答？”钟正不高兴的对着那个人说。

“只剩舒跑，要买不买随便你。”

“你态度怎么这么差？”钟正火气冒上来，口气很凶的质问那个人。

钟怡这时已走到他旁边，一听他这么说，就觉得气氛不对，连忙说：“算了！那就不要买了，反正都要回去了。”

钟正捞捞泡着饮料的冰水。“好吧！摸起来饮料也不怎么冰。”

“不买就少罗嗦。”那个人看也不看他们的说。

钟正火气随即又冒上来。“你这家伙——”

钟怡赶紧拉拉他的手臂。“大哥！走了啦！”钟怡连忙对卖东西的人说声：“对不起。”

那个人原本正忙着收拾东西，这才抬起头来瞧她。

她与他四目相接，钟怡忽然觉得他犀利的眼神有股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她怔怔地望他，他随即把眼神撇开。

钟怡不知怎么回事，脱口问他：“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？”问完之后，她才觉得自己太唐突。

他没有回答的意思，看也不看她的忙着收东西。

钟怡不好意思，代头腼腆的笑起来。

“别搭理他。走啦！”钟正瞥见钟怡害羞的表情。随即急着将她带离开。

当他们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钟正警告的对她说：“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怎么可以和他说话！”

只要是男的，大哥就觉得没一个好东西，钟怡默然的

想。不过，我象在哪里看过他喔？她愈想起那个人的眼神就愈觉得他很眼熟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钟正望着她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
钟怡抬头望着钟正审视的眼神，轻轻笑了起来。

“我想，好险我拉住你；他比你不高，如果打起来，你可能会打输喔！”

“开玩笑！怎么可能！”钟正满脸的骄傲，十分不以为然。

钟怡觑他一眼，突然认真的对他说：“大哥！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老是担心我的事，自己的事也要多注意。”

“我带的排队今年又得到联赛冠军！”钟正十分骄傲。

“我又不是说这个，我说的是叶姊姊啦。”

钟正的表情旋即一僵。“还提干嘛？分手了。”

“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分手？大概是什么误会吧？”

“误会？她老是嫌我脏，嫌我没出息，总是和球打滚，又嫌我不够浪漫，不够爱她。”

他闷闷地说：“有什么误会？”钟正把棒球帽压得低低的，愈走愈快。

钟怡跟在后面，赶不上他的脚步，只好小跑起来。

“大哥！你别走那么快嘛！”

钟正突然停下来，回过头不耐烦对她说：“别再问了。”

“你就是太操心我们了，老是把时间花在我们身上，她当然会抱怨呀！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也会因为这样生气喔！”

“已经分手了，别再说了好不好？”钟正以求饶的口气

说。

“要不要我帮你？”钟怡偏过头笑着对他说。

“你懂什么！”钟正轻拍一下她的头。

钟怡嘴角轻扬，得意的说：“我快要十九岁了，就要上大，懂得比你想像的还多喔！大哥不可以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，以后不可以再挂断男生打来的电话，也不可以拆我的情书，更不可以随便批评我喜欢的男生。”

钟正蹙起眉头睨着她看。

“我们不是约好了，上大学以后，我就可以自由的交男朋友了。”钟怡边说边跳的往前走。

“自由蚬以不是放任你。”钟正严肃的瞪着钟怡的背影。“更何况，所有的——”

钟怡突然回过头，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所有的男生都不是好东西，除了我们家三个以外，对不对？”钟怡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。

钟正双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，望着年龄介在少女与女人之间的妹妹，他不由得又蹙眉起来。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？他完全无法预期。



夏季阵雨的午后，夏杰坐在落地窗前，正静静地看一本有关物理与天文方面的书，屋外的雨磅礴的下着，到处溢满的清凉气息。

原本是很惬意的一个午后，不知怎么回事，隔壁的男女发出争吵的声音。一开始只是断断续续大声的对话，后来却演变成互相叫骂和东西摔裂的声音。

## 两心风情系列

夏杰不禁不耐烦的蹙起浓眉，丢下手中的书。于是干脆射进浴室，关上门洗起布鞋。

关上门后隐隐约约的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急吵声，让他不经意就回想起小时候父母频繁的争吵。

他愤怒的把布鞋摔进盛满泡沫的水桶中，故意把水龙头开大，哗啦啦地水声这才掩过屋外传来的一切声音。

身上的 B. B. CALL 响了起来，夏杰探了探上面的显示字幕。“又是她！”他不耐烦的蹙眉。

洗完布鞋以后，电话就响起来。

夏杰接起电话，就听到对方就这么说：“你为什么没有回 CALL 我？”

“你谁呀？”夏杰不耐的问。

“明知道我是谁还问！只有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
又是李蔓蔓！夏杰听出是她说法直接说：“没事别烦我！”随即就想挂断电话。

“你别挂！我有重要的事。我被一个讨厌的男生缠住了，你现在到绿鲸鱼咖啡店来，你只要露脸就好。”

“我没必要去。”夏杰冷冷地回道。

“如果你不来，我就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他；他是那种很烦人的人，也许会在半夜你睡着时打电话吵你喔！”

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李蔓蔓抛弃男朋友，都要夏杰去露脸假装是她现任的男朋友。上次他没去，果然不断被一个男子电话骚扰，最后他把那个人揪出来揍一顿才了事。

夏杰勉为其难地说：“你等着。”

他撑了一把黑伞出门，到那家咖啡店的时候，一脸冷然地走进屋里。

## 两心风情系列

李蔓蔓亲切的向他招手。夏杰走到她坐的位子前，面无表的望着对面那个男子。

她抬头娇媚的对夏杰微笑，表情就像春天柔和的风吹过一般。“就是他，我爱上他了！”

坐在对面的男子看也不看夏杰，只是一迳深情地凝望着李蔓蔓。“我相信我比他更爱你。”

李蔓蔓差点要笑出声来，连忙低下头假装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她刻意抬头以一种凄楚的表情瞅着对面的男子。“我知道你的好，但我更爱他。”

“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他恳切地说。

夏杰露出不耐烦的样子，凶狠的瞪着那个人。“快滚！”省得我费力把你丢出去。”

他原本还想争辩，一瞧夏凶恶的表情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无言地站起来，颓丧的朝向屋外走去。

眼见这样的情景，李蔓蔓不禁嘴角微弯，窃笑了起来。

夏杰瞥她一眼，冷然地说：“你真是无聊。”

李蔓蔓直视夏杰冷漠的眼，带笑地说：“我们是同一个父亲生的，不管是多无聊的事，我都会拖你下水的。”

夏杰看也不看她。转身走出咖啡店外。

李蔓蔓玩弄着桌上的咖啡杯，手撑着颊，轻拂自己的长发，看着窗外夏杰在雨中大步快走的背影，一抹冷笑不自觉地露在她的嘴角。



八月第一个星期天的午后,天空飘着干净的白云,艳阳高照,是难得没有阵雨的好天气。

钟怡因为刚考完大学联考,生活顿时清闲起来。钟哲在暑假就一直吵着要看电影《狮子王》,于是她决定带着他到市中心的电影街看电影去。

放假的午后,市区到处都是熙攘的人群,钟怡牵着钟哲空梭在人群里,赶赴下午三点的电影。

沿街有许多卖着各样东西的摊贩。钟哲会忍不住停下来,十分好奇的张望,总要钟怡回过头提醒他来不及了,他才快步向前走。

一走到电影院前,她连忙跑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票;回过头来,发现钟哲正蹲在一摊卖着狮子王娃娃的摊贩前挑选着。

“喂!电影要开始了。”

钟哲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回过头喊道:“姊!人看,这个狮子王的鼻子做得好像猪一样!”因为是仿制品,娃娃做得十分粗糙。

旁边正挑造的顾客纷纷笑了起来,钟怡也不禁笑着说:“好啦!别看了,电影要开始了!”

“不过,我是想买一个。”钟哲手里拿了只狮子王娃娃比对着。“这只比较好。”他放下其中一只。

“这可要用你自己的零用钱付哟!”

“好呀!不过我没带这么多钱,你先帮我付,回去再还给你。”

正准备掏出钱帐时,钟哲大叫起来:“等一下,我不要这只,它的头发好少!”

钟怡也蹲下来。“那就快点再选一只。”她连忙低下



头帮他挑选。

钟哲怎么样也不满意，原本蹲在这摊挑选的人群都纷纷散走了。钟怡终于不耐烦的催促：“再不快点，电影已经开始了啦”！

“决定了，我要这个。”钟哲拿起其中一只站了起来。

“不可以再了握！”钟怡急忙掏出钱，看也不看卖的人就递了二百块。

她正等着那个人找钱时，钟哲突然发现别摊有卖狮子王图案的棒球帽，他又大叫起来：“我不要这个！”丢下手里狮子王娃娃。“我要买棒球帽！”

那个人蹙起眉瞪着钟怡，口气冷冷地说：“到底买不买？”

原本她想对他说对不起，一听他说话的口气，她猛然抬头看他，不禁怔了半晌。“是你！”

夏杰冷冷地说：“你谁呀？到底买不买？”

他根本不记得她，她不禁慌张起来，觉得自己好唐突，连忙解释：“上次联考的时候，你不是卖饮料吗？”

夏杰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意思，只是口气更不耐烦。“你要不要买？”

“我们不买了，还钱来！”钟哲大声的回答，转过身对钟怡说：“姊！走了啦！我们快看不到电影了。”

夏杰看也不看他们，就把两百块掏出来还给她。

钟怡没有收的意思。“我买一只。”随手拿起一只狮子王的娃娃。

夏杰面无表情的把两百元收回去，好像买不买都不干他的事似的。他连一声谢谢也没，找给她五十元。

钟怡紧紧抓着手中小狮子王，表情腼腆的说：“不用找



了。”心里想他似乎急需用钱,要不然怎么会到处卖东西。

夏杰以冷冷眼神斜看着她,嘴角似笑非笑。“留给乞丐,也许他会感激你。”是一副嘲笑的口吻。

钟怡羞愧得低下头,红了脸颊。

“给我!给我!我就是那个乞丐!”幸好这时钟哲兴奋从夏杰手里抢过钱,免除了他的尴尬。

钟哲急急忙忙拉着钟怡,催促她进入电影院。

钟怡坐在黑暗的电影院,手紧紧抱着那只刚买的狮子王。心里弥漫着一股莫名的恍惚感,她无法明白自己心里怎么会有这样异样的感觉。

她完全不能专心看电影的内容,脑海里不知道为什么不断映着那个男子的身影。她蹙眉的表情、严峻的侧脸、深邃却凶狠的眼神……一切一切,反反覆覆地她的脑海里播放着,久久无法挥去。